

二本畢業生的通宵洗車攤：朋友心酸大哭，母親騙回家考公務員



摘要：普通，是二本畢業生給人留下的印象。重點大學有名校光環，大專或許能讓人習得一門技術，二本院校夾在其中，它開設的專業和重點大學類似。在重慶工程學院，劉淑仙學的是電子信息工程，這是近年來的熱門專業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互聯網、遊戲和高薪；王志發的專業是土木工程，四年來，他的課程設置裏有數理統計、建築力學、流體力學，他應該還研究過房屋與橋梁的結構。

實際上，他們在大學裏就做各種生意，占用了他們大部分的精力。畢業後，這些學過的課程也未起到作用，他們找工作並不順利，班裏的部分同學以本科的文憑考公，考研，考事業編。劉淑仙和王志發選了另一條路，他們稱之為創業。

深夜，他們在馬路邊拿起擦車布，面對那些挑剔的司機雇主。他們似乎從未擺脫眼前的生存困境，偶爾的成功也用以填補物質欲望，他們沒有長遠規劃，面對話筒，他們說面子一文不值。

通宵

第五單，來了輛網約車。門打開，嘔吐物的氣味四散，王志發幹嘔了一下。他將擦車的毛巾系在臉上，掩住口鼻，再去找一次性手套。劉淑仙給雙手上垃圾袋，將胳膊也包裹住。沒有上過大學的哥哥顯得勇敢，他赤手上陣，在後座上先看了幾眼，回過頭喊他們“快點噤”。司機離得遠遠的，站上臺階看着他們。

噴水，撒清洗劑，擦車身與輪胎，衝淨，擦幹，抹車內部，清理垃圾。這是6月12日的凌晨1點，他們在重慶九龍坡區開路邊洗車攤的第15天。

他們前期準備花了一周，成本最大的是臺洗車器，2300元。這是他們在網上買的，實體店要三四千元。水管也網購了便宜的，一個紅色招牌放置在路邊，最上邊的四個字是“誠心誠意”，兩塊磚壓着腳。一套舊桌椅，一個鐵架，兩個塑料桶，兩把洗車拖把，幾條毛巾，就是洗車攤的全部家當。

這裏不是繁華地帶，大橋下，一個十字路口邊，攤位是一月祇占三個車位的空地。每晚，從21:00到次日的5:00，他們穿着短褲和拖鞋，小腿沾着泥點子，岔開腿坐在路邊等車來。為了抵擋困意，每人要抽掉半包烟。白天有城管，無法營業。這輛車洗了近40分鐘，是平時的三四倍，司機付了50元，油門一踩走了。

三人鬆了一口氣，王志發說：我操，太惡心了。哥哥表情很平靜，在部隊時種菜，手脚得快，他有時直接用手抓豬糞施肥。王志發和劉淑仙說起剛才自己的反胃，開始嬉笑。

劉淑仙26歲，她的哥哥28歲，王志發25歲。他們來自重慶山村，都是單親家庭。兩個家庭在組建時顯得匆忙潦草，王志發有兩個姐姐，他出生後不久，父親逃計劃生育躲到山上，發生意外離世。劉淑仙的母親在廣東打工時認識了她的父親，還未成年就生了孩子，兩人沒有領結婚證。父親很快另有家庭，兄妹從小和母親住在外公

家，到小學，劉淑仙終於上了戶口。

哥哥高中畢業後再沒讀書，妹妹和王志發則從重慶工程學院畢業。哥哥更能吃苦，凡事想得少，他嘴邊的口頭禪是“把當下的事情做好”。開洗車攤的主意是劉淑仙提出來的，她跑代駕時看到洗車成本低。王志發被邀合作後，他們開始謀劃開洗車店的事業，他們多次表示現在祇是前期調研。

高考後，劉淑仙在縣城賣烤面筋，街上人來人往，劉淑仙的嘴巴張不開。王志發從小跟着母親賣菜，母親負責稱重，他算賬收錢。為了避免記錯，他把菜價寫在紙上，壓到底下，記不住了就瞟一眼。

讀了十幾年的書，從明亮的大學課堂回到昏暗的路邊，他們有些不適，尤其是要面對外界的目光時。

一個朋友來照顧生意，看到劉淑仙彎下腰為他擦車，一下子就哭了，“你看看你變成什麼樣了”。劉淑仙粗着聲音說：“哭個鬼，洗完趕緊滾。”以前大家常聚會吃飯，圍着大圓桌，沒有尊卑之別，喝紅酒也是平着杯子敬酒，這些活動，她好久沒去過了。王志發和大學室友最親密，他沒和他們說自己在洗車。

這份工作沒有技術含量。一公裏外，一對老夫妻洗了兩年的車。兩人頭髮斑白，佝僂着背，一晚上能洗50輛車。

市場行情相似，洗出租車8元，網約車10元，私家車15元。司機們很快就發現，這三個年輕人不同，細致，洗得慢却幹淨，更有服務意識。事實上，生意也漸有起色，每晚洗車的數量從2輛、5輛、9輛，逐漸固定在二三十輛。

他們更懂得搞宣傳，一個司機來洗車，誇贊了他們的服務質量，他們請求對方幫忙宣傳，這個擁有近4000粉絲的司機拍了視頻傳到抖音。司機再來，他們遞烟，招呼他吃夜宵，問問他改進意見，答應幫他掛宣傳廣告作為置換。

視頻把當地媒體招來了，得知其中兩人是大學畢業生。很快，這篇報道就上了知乎熱榜，並且援引了他們的話，“面子不重要，重要是為夢想奮鬥”，這個話題裏有1600人回答，178萬人瀏覽，最高贊的回答有兩句話：“覺得不妥你給人家安排好工作？”以及“能堂堂正正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了不起！”劉淑仙和王志發順勢將自己的抖音改了名稱，隱藏起以往的生活內容，在上面發布洗車攤的相關視頻。

2020年，中國的人口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，高校畢業生人數達874萬人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正進入服務行業，比如美團騎手裏就有17萬本科生。給他們拍抖音的司機覺得，大學生洗車沒什麼，他承包了19輛出租車，其中有3位司機就是大學畢業。

王志發在知乎上一條條看評論，即使不少贊揚的聲音，他們仍對“浪費教育資源”的言論耿耿於懷。正說着，一個司機來洗車，問：你們是大學生動工儉學？王志發愣了一會，說是啊。這一晚，他們一共洗了23輛車，收入270元，人均90元，遠低於重慶市本科畢業生的平均月薪。

“搞錢”

劉淑仙的想法很簡單，有個房子，不管大小好壞。她兒時寄居在外公家，現在兄妹倆一起租房子，她一直有漂泊感。他們租房在一個舊工業區，開門是一張可收縮桌子，兩把矮椅，一個簡易布衣櫃，劉淑仙睡床，哥哥睡木沙發。剛搬進來時，房子祇有一盞微黃的鎢絲燈，劉淑仙拉了電綫，裝了白熾燈，粉刷了房子。要掛窗簾時發現一敲釘子，“喇喇”掉皮。

劉淑仙從沙發底下拉出一個布袋，裏面裝着大學時的所有資料。各類證書完好地保存着，除了學位和學歷證、獎學金證書，還有學校要求考的普通話等級證等。

她算是大學裏的普通好學生。至少在大一時，她沒曠過一節課，上課都坐在第一排，也沒掛過科。她想入黨，爭取到班裏的唯一指標，最後被人搶走。這事對她打擊很大，不再想上進，成績退步，有一門課還掛了科。

王志發大一就給學生送快遞，賣過電腦和床上用品，盤下了一個快遞店。為了談生意，他請人喝酒。對方提出晚上去洗腳，王志發不敢去，將他們送進店裏，自己蹲在馬路邊吐，結果人倒進溝裏，到第二天早上六點才渴醒了。

為了做生意掙錢，王志發翹課，掛科，覺得自己拿到畢業證就行。四年下來，他的成績屬於“吊車尾”的，整個專業400人左右，他排名三百多。

他們“祇想搞錢”。這是所民辦二本院校，一年學雜費需要1.5萬元。家庭無力支持，兩人學費靠貸款，生活費靠自己掙，他們時時刻刻都在考慮眼前的生計，外部環境的發展也確實提供了許多條件。王志發的室友程宇航來自小康家庭，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課，課下看劇，周末去玩，去談戀愛。

他們願意強調自己是在創業，但對什麼是創業，怎麼創業却知之甚少。大學期間，王志發沒聽過幾次講座，他對一次講座印象深刻，因為標題是“先就業還是先擇業”，他們也不泡圖書館，鮮少閱讀書籍，對本專業的經典也沒有了解，除了刷抖音和微信，他們愛聽情感類的電臺節目。

大學四年，劉淑仙和王志發似乎一直在做生意。2017年在學校後門，劉淑仙賣鐵板魷魚，隔壁來了賣烤紅薯的王志發，熟識後，兩人和另一個同學合作經營一個燒烤攤。攤子生意不錯，每人每月能掙3000元，對學生來說，這是一筆不菲的收入，它來得及時解渴，比所學專業在未來可能的收益要明確。兩個年輕人也沒有存錢或者投資的想法，賺了點錢，就趕緊買車，兩人花3萬首付買了輛車。買回來才發現車貸和油價也是負擔，他們祇好周末跑代駕，花更多的時間來掙錢應付。

在大學裏，沒有人阻攔他們做生意，反而認為他們是能幹的老板。他們翹晚自習去賣燒烤，覺得和輔導員搞好關係就行。老師知曉他們的事，沒有勸阻，祇跟王志發說悠着點，不要招來同學們的嫉妒。

生意的風險終於來了。王志發和朋友合作開理發店，他被擠走，硬坑了4萬元。當大家忙於寫畢業論文和找工作，程宇航記得，那時王志發意志消沉，很少再和室友出去玩，就悶着頭抽烟。每月2900元的車貸還不上，王志發又不停地做各種工作賺錢。

王志發自尊心強，他曾找程宇航借過兩千元，一個月後就還了。他的底綫是，不能連累家人。開理發店失敗後，母親給了他兩三萬元還債，這讓他覺得很難受。

高考結束後的暑假，王志發去天津的工地打工，兩個月掙了一萬六，一半交給了母親。上大學後，家人起初勸他別折騰，好好學習，後來看他做生意成功了，便不再說什麼。填大學志願，他們決定得也

有些草率。

劉淑仙的高考成績本可以上公辦二本院校，班主任再三勸阻她，讓她填報了這所學校。她猜測，是高中為了保證升學率。王志發不記得自己填報過重慶工程學院，學校給他電話，說你被我們學校錄取了，他有些懵，錄取通知書就寄了過來。

在這些人生選擇裏，他們的家庭似乎總在缺席。

隨波逐流

2020年，王志發大學畢業，先去天津跟着一個師父學施工放綫。盛夏，他頭戴紅色安全帽，汗水嘩嘩流，熱得暈暈乎乎的，站不穩。沒幹多久，他覺得太辛苦，加上和女友異地的緣故，回了老家。

“那活該你洗車。”劉淑仙的哥哥聽聞直言。劉淑仙自認為能吃苦。高二下學期，高職學校組織學生去電子廠實習，傳送帶的速度很快，劉淑仙每天重複摳一個指甲蓋大小的電腦零件，手指起了血泡，把她疼哭了。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小半年裏看不到太陽，這樣也堅持了下來。

但能吃苦不代表能找到好工作。畢業後，劉淑仙去找過專業對口的工作，投了10多份簡歷，祇有一個面試邀約，工資2000元左右。在公司的會議室裏，領導坐着，她站着，對着一個電路圖，她被問了很多專業問題。

劉淑仙答不上來，僵在原地，緊張得臉紅心跳，心裏有個聲音在說“涼了”。

黃珍保是劉淑仙的高中和大學同學。他專業課成績較好，參加全國大學生電子設計競賽時，獲得重慶賽區二等獎，是含金量很高的比賽。本校招聘少，他跑到重慶幾所名校參加雙選會，有的招聘寫明要985、211。有的HR會直言你不適合這個崗位。

學歷歧視或明或暗，重點大學畢業生有挑選的資格，大專生的專業對口就業率高，二本畢業生似乎處在上不去，下不來的地位。2020年，重慶大學的畢業生就業率接近95%，有三分之一的人流向世界500強，屬於大專院校的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就業率常年保持在90%以上，在重慶，該校以培養技術工人著稱。

剛畢業，24歲的劉淑仙求職失敗，有人給她打電話，說可以提供銀行小額貸款，她不管不顧，借了一萬八。錢沒用，五六家平臺打電話催她還賬，她四處找朋友借錢，結果算上利息，她還了快4萬。

王志發的室友中，有3人畢業後選擇考研、考公和考事業編。

程宇航是獨生子女，這個小康之家覺得穩定最重要，親戚很多在體制內，生活過得順風順水。畢業後，程宇航回家考公務員，連續兩年未果，家人並未給他太大壓力，輔導班學費也交了不少。王志發的室友唐義在四川的一個施工項目上，他覺得這裏工資高，且一個月可以連休五六天，他原本想考研，因為時間和經濟成本放弃了。

劉淑仙決定做回餐飲。她借來十幾萬元，租店面，裝修，準備自己當廚師。店鋪起初生意還好，3個月後徹底入不敷出。她轉讓店鋪，無果。房子還沒到期，疫情爆發了。她去當快遞員，作為新人被安排跑遠程的單子。換到另一家店，沒多久公司被收購了，結果她被裁員了。為了還債，她把大學時買的車賣了，換了輛電動滑板車，跑代駕時騎。

畢業後，他們對隨波逐流也沒有表現出不適感。劉淑仙的父親從未和兄妹倆通過電話，母親覺得孩子是負擔，也鮮少過問。童年時，劉淑仙被母親送到父親家，她不肯走，抱着母親的腿哇哇大哭。母親後來又有了幾個伴侶，其中一個人毆打她，打得渾身是傷。後

來，母親又進了傳銷組織，劉淑仙那時讀高中，跪下來求她別再投錢了，那幾萬塊就不要了，不然和她斷絕母女關係。母親說，那我不需要你這個女兒。

他們的創業也未能與社會潮流互動，2020年，重慶市發文支持高校畢業生入駐孵化平臺，政府鼓勵畢業生創業并提供各類補助，他們對此一無所知。

劉淑仙和王志發說自己是個體戶，沒有商業企劃書，無法獲得學校對創業的畢業生的小額獎勵。大四時，學校專門開設了一門創業培訓的必修課，教授的課程是PS、CAD等畫圖軟件的使用。

回顧這幾年，他們最掙錢的還是在大學時代。他們想過回學校附近做生意，但疫情後，學校關閉了後門，沿街的店鋪倒閉，玻璃上落滿灰，野草蓋住了臺階。

黃珍保現在深圳工作，是華為公司的外包程序員。他的工資是正式職工的一半，五險一金按最低標準繳納，鮮有福利，連工牌顏色都不同。周圍都是名校畢業生，他覺得能進來也好，可以鍛煉能力。現在他租住在城中村裏，每個月給家裏打2000元。他沒了解過落戶政策，也沒想過留在深圳。

縣城考公務員的競爭也很激烈。第一年，程宇航差了20分，所報崗位報錄比為50:1。今年又敗北，他失之交臂的崗位，最終錄取了一個一本畢業生，他也是全職備考了兩年。最近，程宇航又在參加事業單位考試。

他所報的輔導班一共40人左右，近1/4是一本畢業生，其中幾個是985和211。班上大部分人來自縣城裏的小康家庭，家境不佳的個別同學比大家更刻苦，課間都在刷題。但今年，他們也都没考上。

王志發離開建築行業的原因是覺得熬出頭太難，他的親戚幹了十幾年還是施工員。唐義現在的項目經理就是個重點大學畢業生，同事們也多畢業於名校。這些名校生也多才多藝，英語好，更自信。接到任務時，唐義的第一反應是擔心自己能否完成，而同事們想的是怎樣做得更好。

回老家後，王志發賣過房子，幾個月後辭職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母親得知他談了戀愛，催着他在今年元旦結了婚。家人支持在縣城買了房，一個月他要還貸款3200元。

生活的重擔壓在身上。王志發的母親後來又組建了家庭，繼父領養了親戚家的男孩，父母年近60歲，弟弟10歲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包括自己的家庭都要靠他。

母親常催他回家考公務員。有一次，她在電話裏稱自己生病了，王志發急急忙忙趕回去，原來是母親騙他回家考試。有了家庭負擔，他給自己定了一年半的期限，出不了頭就老老實實找份工作。劉淑仙想，邊走邊看吧。此前，她買來了公考的資料，却没有去考。

通宵完，劉淑仙有時會繼續去跑代駕，王志發買來了外賣箱，去看了二手電動車。他們大多在下午才休息，睡五六個小時。

劉淑仙一直念叨說要看書，却很少付諸行動。回去後，大家都躺在床上，刷手機短視頻。在劉淑仙的租房裏，小書架上擺着13本書，多是勵志的成功學。大學時，老師組織大家看《小王子》，她說看不懂，讀書活動就再沒開展過了。

夜深了，住宅樓裏的燈熄滅，祇有出租車呼嘯而過。三人坐在小圓桌邊，點烟，擺龍門陣。王志發說以後要開個洗車行，流水線作業，將每單時間壓縮到最短，吸引加盟店，成為世界第一。他說得激動，一拍桌子，茂密的劉海也跟着抖動，“到時候帶老婆父母出去旅游，不香嗎？”劉淑仙笑着回應，“你怕不是有幻想癡哦”，正說着，水管因為質量太差“吱”一聲破了，水飛起來，王志發瞬間被澆濕了。